

巴陵如俠



巴陵女俠

吳傲君

巴陵女侠

本社编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淮阳县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5.875印张 117千字

1985年3月第2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78,220册

统一书号·10385·26 定价0.88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两篇中篇小说。

《巴陵女侠》写清朝末年柳河东、柳一枝父女对盗卖国宝的贪官的斗争。但由于当时政治腐败，社会黑暗，柳氏父女虽侠义肝肠、武艺高强，最后却落得父死女儿流落他乡。小说兼有评书的特点，语言精炼形象，情节跌宕有致、高潮迭起，引人入胜。

《魔窟脱险》写1948年秋胡宗南属下一个师长，为人正直，不满于现实，却遭到胡宗南的排斥，在我地下党的帮助教育下，终于全家投奔解放区。作者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复杂的形勢，尤宜推荐给青年读者阅读。

胡宗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长沙市

（长沙）

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

32开本 128页 1.50元

（长沙）

（长沙）

目 录

楔子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 | 梅溪桥杨掌柜攀师 | 巴陵县柳河东蒙冤 |
| 二 | 汉水渡义识铁篙周 | 芦苇荡镖伤柳一枝 |
| 三 | 求神医梁上飞摆计 | 劫大牢甜酒郎兴风 |
| 四 | 湖上斗法吴知县丧命 | 船中起火杨先生分尸 |
| 五 | 郑州同欺上瞒下 | 老神医起死回生 |
| 六 | 临湘县七光作怪 | 聂市镇八虎逞强 |
| 七 | 避荣湾壮士隐居 | 游君山才子对句 |
| 八 | 鬼头刀冤杀无辜 | 素金顶枉赐白丁 |
| 九 | 洞房中和尚无礼 | 喜堂上花烛溅血 |
| 十 | 童知县有眼不识金镶玉 | 洋诸葛无事生非害秀才 |
| 十一 | 无形侠士湖洲救孤女 | 含冤赤子鄧都问阎罗 |
| 十二 | 瞎眼婆失足悬崖逢义士 | 飘零女疾走古道遇强人 |
| 十三 | 甜酒郎细语扁舟定巧计 | 胖和尚大雄宝殿设机关 |
| 十四 | 大老爷屈膝拜慈母 | 小妖精折腰认干亲 |
| 十五 | 七夫人偷情入圈套 | 王班头讨命陷绝境 |
| 十六 | 三醉亭侠女戏群魔 | 葫芦谷和尚祭双灵 |

巴陵女俠

吳儂君

目 录

楔子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 | 梅溪桥杨掌柜攀师 | 巴陵县柳河东蒙冤 |
| 二 | 汉水渡义识铁篙周 | 芦苇荡镖伤柳一枝 |
| 三 | 求神医梁上飞摆计 | 劫大牢甜酒郎兴风 |
| 四 | 湖上斗法吴知县丧命 | 船中起火杨先生分尸 |
| 五 | 郑州同欺上瞒下 | 老神医起死回生 |
| 六 | 临湘县七龙作怪 | 聂市镇八虎逞强 |
| 七 | 避荣湾壮士隐居 | 游君山才子对句 |
| 八 | 鬼头刀冤杀无辜 | 素金顶枉赐白丁 |
| 九 | 洞房中和尚无礼 | 喜堂上花烛溅血 |
| 十 | 童知县有眼不识金镶玉 | 洋诸葛无事生非害秀才 |
| 十一 | 无形侠士湖洲救孤女 | 舍冤赤子鄞都问阎罗 |
| 十二 | 瞎眼婆失足悬崖逢义士 | 飘零女疾走古道遇强人 |
| 十三 | 甜酒郎细语扁舟定巧计 | 胖和尚雄宝殿设机关 |
| 十四 | 大老爷屈膝拜慈母 | 小妖精折腰认干亲 |
| 十五 | 七夫人偷情入圈套 | 王班头讨命陷绝境 |
| 十六 | 三醉亭侠女戏群魔 | 崩芦谷和尚祭双灵 |

楔 子

“洞庭天下水，岳阳天下楼”，岳阳楼因宋代范仲淹撰写了《岳阳楼记》而誉满天下，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。登斯楼也，且不说“巴陵胜状”，也不说“览物之情”，却说楼中悬挂的那雕屏。咦，那雕屏有什说的？有。进得楼来，只见那正面挂着刻有《岳阳楼记》的雕屏十二块。登上二楼，又见正面也挂着刻有《岳阳楼记》的十二块雕屏；二者几乎一模一样。究竟哪是清乾隆五年由大书法家、刑部尚书张照书写的？难辨真伪。又不知何故如此重复？游人不解。笔者有幸在那浩渺烟波之极，苇林掩映之间，访得南湖一翁，三顾茅庐而不耻下问，才得真诀，并闻一段惊险离奇的故事，谨录于下，以飨读者。

梅溪桥杨掌柜攀师

一、巴陵县柳河东蒙冤

话说清朝同治年间，巴陵县城中来了一位出色的雕刻艺人，姓柳名河东，五十七八岁年纪，带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，芳名柳一枝，在城南梅溪桥头开一爿小小的雕刻店，雕菩萨，塑佛像，篆刻诗文。因他为人忠厚，手艺精湛，左右街坊尊称柳公。

一日，柳公店中来了一位白面书生，自称姓杨，因考场落第，看破了官场，不愿争名仕途。凭着祖宗留下的产业，造了一艘船，名曰出门经商，实为漫游天下山川。今入洞庭，至巴陵，登上岳阳楼，被范仲淹文采所感动、张照书法所吸引，就象是进了魔宫，愈看愈爱，留连忘返，不忍离去。忧思多日，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。自己仿张照书法，将《岳阳楼记》临摹于同样大小的十二块紫檀木上，要请柳公篆刻漆制出来，运回家悬挂在书斋里，以慰平生。竣工之后，一定以重金酬谢。柳公听了，以为读书之人爱书画碑碣并不为过，于是满口答应，将店中诸事交待了女儿，背了刀凿器具，随同杨掌柜来到停泊在岳阳门外的客船上。

看那客船，果是富豪之家的气派，长有七丈，宽足十尺，立双桅，雕画舱，舱中珠宝玉器、细瓷古玩琳琅满目。花窗前端端正正摆着十二块紫檀木，木板上仿张照书法，写

着《岳阳楼记》，外行人还真辨不出真假来。足见杨掌柜功夫不浅，确不是那脑满肠肥，只会扒算盘、数银子的老板。柳河东见姓杨的为人谦和，温良恭俭让，有君子之风，加之好酒好菜盛情款待，心中感激不尽。于是日夜劳作，细心雕刻，不出一月，将那碑文篆刻漆制出来，乍一看去，连他自己都会信以为真。杨掌柜十分高兴，谢了他许多银子。

柳河东揣了那沉甸甸的银子，背上工具，离了客船。踏上杨柳岸，已是月上梢头。忽见柳枝一摆，飘下两片绿叶，却又无风。柳公心里明白，伸手摸了摸衣襟下的荷包，暗暗留意，甩开大步回到店中。女儿欢欢喜喜替爹接了工具，系围腰卷袖子进了厨房，只一刻工夫，烫上一壶酒，端出那大红袍、爆三样、炒肝尖、油炸果子、卤煮鸡来，在那八仙桌上铺了两副杯筷。别了多日，她要陪爹爹喝上一杯。父亲却说：“孩儿，多铺一双筷子，还有一位朋友。”女儿遵命又添了一副杯筷。老头子站起身来，双手一拱，对着房顶唱了个喏，说：“朋友，下来喝杯水酒吧。”

柳一枝那流星似的眼珠滴溜溜一转，店门关得好端端的，不见有人进来，爹爹莫非在路上中了邪，胡言乱语？正欲问个明白，柳公又说：“梁上君子，不必过谦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那房梁上露出一个脑袋来。梁上君子是小偷的雅号，柳河东这一呼唤，那汉子在房梁上再也藏不住了，翻转身来，嗖地一个飞燕扑地，轻轻落下，站在桌前对着柳公深施一礼。柳公连忙说：“不必客气了，请吧。”小偷无奈，只得别别扭扭在柳公对面坐下。柳一枝觉得挺有趣，赶紧往

他杯里斟酒。她那欢眉大眼往小偷身上瞧着，眼珠儿直轱辘。她见这贼子不似往常那班泼才狼狈。二十来岁年纪，清瘦身材，头戴一顶万福英雄巾，身穿老蓝粗布紧身摔打衣，腰系英雄大板带，下穿老蓝粗布骑马蹲裆裤，绑腿扎脚，蹬一双麻草鞋，俊眼不敢顾盼，两腮羞得绯红，一个劲地埋头喝闷酒，吃哑菜。柳公也不打话，陪着他。看看吃饱喝足，才和颜悦色地说：“眼下青黄不接，小兄弟想必有难处。老夫挣得几个钱，你就拿去用吧。”说罢从衣襟下掏出那装银子的荷包，往小偷面前一放。做贼的哪里敢受？再三推辞。柳河东执意要送，后来他才勉强拿了一半，起身告辞说：“您老大仁大义，我梁上飞知恩必报。”说罢深深一拜，匆匆去了。

梁上飞一去，女儿埋怨爹爹说：“辛苦一月，赚几个钱就这么便宜送给那偷儿？”父亲淡淡一笑：“钱乃身外之物，别看他干这营生，也是出于无奈，有钱人哪会去偷？何况他那一身功夫确实叫人喜爱。”女儿听说，连连点头称是。两人又饮了一番，不觉已是午夜，收拾了杯盘，各自回房睡去。

鼓打三更夜深沉，万籁俱寂，唯有那房角上耗子吱吱唧唧，抱头鼠窜。只见屋脊上黑影掠过，一个面蒙黑纱的夜行人从天井中倏然落下，轻轻拨开门闩，悄悄进了柳公卧室，接近床前，挑开蚊帐，对准那呼呼喘气的“买卖”一刀刺去。只听得“咪——”一声叫，一只大花猫从枕上跃起，跳下床溜了。原来床上空空，并无人睡觉。蒙面人大惊，猛回

头，忽见窗外一人，正望着他似在冷笑。蒙面人上了这糟老头子的当，胸中正象野火燎心，托地跳起，一个鲤鱼跃龙门，“嗖”地穿出窗外，对准对方的脑门心一刀劈去。只听得“唰——”“扑冬！”两声响，这一刀不偏不倚，匀匀称称将对方劈了个对开，连“哎哟”都没喊，“扑冬”一声倒在地上。抽刀一抹，却不见刀上有一滴血迹，甚是奇怪。低下头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尊木菩萨，叫他如何喊“哎哟”，哪来的鲜血？

女儿在房中听得响动，一边唤爹，一边点灯。灯光一亮，蒙面人迅速上了瓦屋。女儿来到爹爹房中，床上不见人睡觉，连呼三句也不见答应，急得她眼泪儿出了眼眶，嗓门儿变了哀调。这时，柳一枝身后响起了打雷般的隆隆鼾声。回头一看，柳公躺在墙角落地下的一张凉席上，手里悠然地摇着一把蒲扇。

女儿埋怨说：“爹，你怎么睡在这？”柳公睡眼朦胧地说：“地上凉快。”

自此之后，城里谣传纷纷，说什么张家失盗，李家遭劫，弄得人心惶惶。过了半月，天气渐渐炎热。旧时，岳州城里房屋矮小，铺面狭窄，屋里十分闷热。一到晚上，市民们便将竹铺睡椅搬出来睡在街上。这一夜，柳河东伴着女儿躺在店门口。梅溪桥下吹过来一丝凉风，正觉十分快意，忽见那屋檐下的麻雀唧唧喳喳惊叫起来，柳公对女儿说：“身上凉爽了，点上灯回房去吧。留心门窗啊。”女儿答应着，点灯回房去了。眼见女儿插了门窗，柳河东也起身关了店

门。店铺里一团漆黑，老头子并不点灯，顺手从柜台上摸了一把茶壶端在手中，悠悠缓缓摸到房门口，轻轻推开房门，先将手中的茶壶伸了进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刀影掠过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响，好似敲钟击磬般，把只铜官出的绿釉雕花陶壶砍得粉碎。原来房中早有埋伏，把那陶壶当柳河东的脑袋砍了。闻得响声，柳一枝旋风般赶来，仗剑点灯四处查看，却是无影无踪。再寻爹爹时，他老先生却安然无恙睡在床上。

女儿问：“刚才什么响？”

父亲答：“我打了一把茶壶。”

翌日，街市上议论纷纷，一个个摇头叹息，张口吐舌，说昨夜几家商号遭劫，某位良家闺秀受辱身死。受难者三把眼泪四把鼻涕，涌往县衙鸣冤告状。巴陵知县大人闻讯震怒，立即升堂为民作主。你看他头戴“饭箩盖”，衣着大红袍，胸前还贴着一方“手帕”，“揩油水”倒是挺方便的。这位老太爷十分体恤民情，坐在大堂之上听了受害者的申诉，失声顿足，誓除恶棍。知县一一过问，最后传到柳河东。老爷说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？”柳公上前答话：“禀老爷，家中两次进了强盗。”老爷又问：“遗失了多少贵重物品？”柳河东又答：“劈了一个木菩萨，打烂一只茶壶。”话音刚落，两旁的师爷、衙役、公差噗哧一笑。县太爷将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公堂之上岂容戏谑？若不念你这等年纪，非掌嘴不可。与我轰了出去！”

柳河东被轰出衙门，心里想：“县太爷说得也有道理，

人家是人命关天的案子，我这算什么话，没挨打还真算是万幸。”自己认了倒霉，只是心中怀疑，这强盗是谁？与我有何冤仇？两次入店，一不抢二不掠，只是要害我性命，是何道理？

为了安抚百姓，捉拿强盗，县太爷派出官兵，四城把守，夙夜巡逻，人心稍为安定下来。柳公每夜早早安歇，特别交待女儿小心门户。这样一连几夜毫无动静，人们渐渐睡得个安乐觉了。都感激大老爷保境安民有功，四城父老做了一把万民伞，吹吹打打送到衙门，颂扬巴陵知县功德。那太爷见了这许多马屁精，眼睛眉毛鼻子，一块儿笑了个五福添寿。沽了三斤酒，兑了五斤水，真个是水酒一杯，赏了众街坊。

有话则长无话则短，转眼过了半月，又是一个漏尽更深、四城酣睡之时，忽听得有人呼喊：“救命！”接着呼声骤起，满城嘈杂，“抓强盗呀！”“抓强盗！”喊叫声此起彼落。衙门早有明文规定，凡听到呼声，家家都要开门接应，联保联防。柳公听得喊叫翻身起床，急急去开店门，刚刚拉开门闩，那店门象突然被推开一般，门外有人猛一下倒了进来，正好扑在柳公怀里。仔细看时，却是一具妙龄女郎的尸体，吓得老头子目瞪口呆。正不知何故，恰恰官兵赶到，不容分说，七手八脚将柳河东五花大绑捆了。柳一枝怒不可遏，持一柄长剑，从房中冲出，要与他们拼了。父亲怕她冒失，连忙喝道：“不能莽撞，公堂之上大老爷自有明断。”

一 柳河东被带进县衙，县太爷连夜升堂，坐在那公案之上

冷笑道：“你不是来告被盜么？怎么反而成了强盜？”

柳公大呼：“冤枉！”

县太爷说：“上次来公堂，就知你是来探听虚实的，故尔不打你。如今拿住有何话说？”

柳公反问：“老爷，您拿住什么？”

老爷喝道：“你这畜牲，连日作案，胆子越来越大，夜入黄家绣楼，掠人千金，企图劫持回家长期霸占。不料被我官兵追捕，失手勒死，人证俱在，有何话说？”随即喝令重责四十，打入死牢，听候发落。

女儿呼天抢地，抱住爹爹不放。这时柳公忍住疼痛，咬紧钢牙，不向老爷讨饶，只在小女耳边悄悄说：“现在不是落泪的时候，速去请周大叔相助，拿住原凶，为爹申冤。”柳一枝这才止住哭泣，抹了眼泪，尊一声“爹爹保重”，便匆匆去了。先回到店中，将铺面收拾了，尔后取了龙泉剑，径自出得城来，荡一叶小舟，直往对岸湖洲中寻周大起去。就在此时，离一枝不远处的湖面上，有一艘小船也划进了芦荡。

那位问：“周叔叔是谁？他又如何救得柳公？”待我略嘘一口气，慢慢道来。

汉水边，结识周

一、芦荡荡，伤柳一枝。

周大叔姓周名苍龙，原是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部下的一

位水军头领，人称铁篙周。为何号铁篙？说来简单，因别人驾船使用的是竹篙，这周苍龙使的却是一杆二丈长的铁篙。这铁篙周自幼生长在扬子江边，水性娴熟，力大如牛。同治三年，天京失守，太平军英雄豪杰被逼得各散四方，流落江湖。周苍龙逃到汉水之后，谋了个驾船的职业糊口。

一日，正值中午，赤日炎炎，闷热难熬，铁篙周躺在船舱里心烦意乱。忽儿，想起当年起义弟兄，出生入死，患难与共，到如今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有几个幸存者也只得隐姓埋名，远走他乡，时时受那官兵的窝囊气，心里好生气恼。突然，河岸上来了一老一少，老的是个白脸老汉，小的是位二八娇娘。这二人急急呼喊船家，请求过渡。周苍龙正在伤心处，哪有心思答应？岸上喊得急了，他便没好气地骂道：“喊你娘，喊你爷，早不喊迟不喊，老子刚想睡个中觉你就来喊。”

老汉道：“渡子哥，打扰您瞌困了，因我父女有急事，相烦您行行好，渡我过去。”

铁篙周并不动弹，睁开一只眼睛瞄瞄父女两个，随口说：“有事，和尚赶道士。”

“您取笑了，烦您渡我二人，多给些船钱便是。”

“我前儿没见船钱，苦等钱，我偏不起身了。”

渡子果然呼呼睡去，还作鼾声如雷。做父亲的无可奈何，只捏拳头叹气，不过那娇娘却是人小胆大，一身傲骨。她见此解家倚老卖老，早不耐烦了，纵身一跳，上了渡船，就真去船上拔那竹篙。周苍龙见此黄毛丫头如此胆大，气得火冒三丈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各人门前有三尺硬地，这渡

船就是我姓周的王國，老子就是皇帝，老子不放屁誰敢動一動？！”白臉老漢听了，也一步跃上船頭，拱拱手說：“渡子哥不必生氣，小孩子家不懂事，多有得罪。您既是困了就歇着吧，我來撐船如何？”

周蒼龍道：“你要撐船可以，只要拿得動我這條篙，你就撐吧！”說罷，從後艙拔起一杆鐵篙拋了過來。那白臉老漢眼疾手快，輕輕一招，接在手中，掂了掂，舉將起來，朝岸上用力一點，掉轉船頭。鐵篙周暗暗佩服，起身把了舵，那船象箭一般朝對岸射去。渡船靠了漢水那岸，白臉老漢給了船錢，將那鐵篙握在手中，微張猿臂，稍運氣功，只一下便將那鐵篙彎成一张弓，擱在船頭，對周蒼龍詭譎地笑笑說：“太細嫩了，不好用。”正要上岸，就在這一剎那間，周蒼龍一個箭步冲上去，攔在船頭，雙手一拱說：“好漢慢走，請給我周某留个姓名。”

白臉老漢摇摇头說：“渡子哥，你摆你的渡，我赶我的路。这姓名带在身上嫌它累赘，想丢还丢不开，你留他有什么用？”

“啊，想必是我周蒼龍有眼不識金鑲玉，刚才冒犯尊顏。也罢，就在这船頭賠上一禮。”聲音刚落，扑通跪下，那銅錘似的腦壳“砰”的一聲叩在船頭上。

“哎呀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”白臉老漢慌了手脚，一把扶起周蒼龍，連聲說，“好好，船里說話。”

周蒼龍一听大喜，一把握住老漢的手：“来来來，我這船里正有一坛杏花村好酒，你我一醉。”老漢寻思：這渡子